

社会学经典著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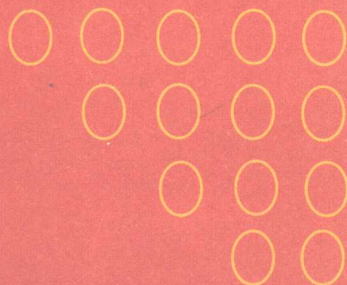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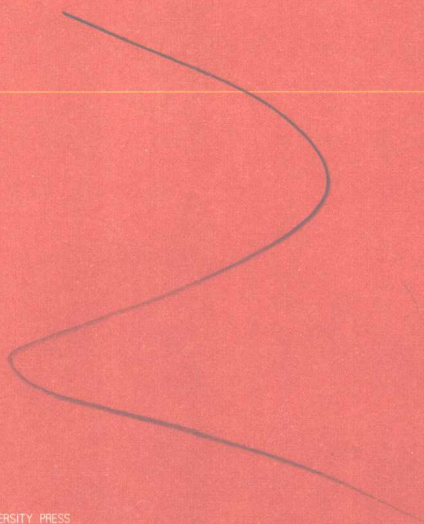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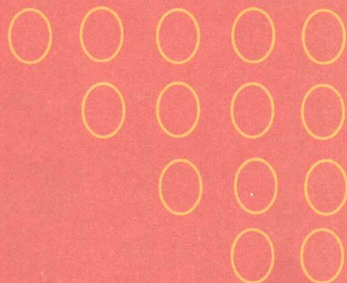
# 狂热分子

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

[美] 埃里克·霍弗 著  
梁永安 译

## The True Believer

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D4/2

2008

社会学经

# 狂热分子

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

[美] 埃里克·霍弗 著  
梁永安 译

The True Believer

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THE TRUE BELIEVER by Eric Hoffer  
Copyright © 1951 by Eric Hoffer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  
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USA  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-2007-141  
本书译文由立绪出版公司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热分子: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/(美)霍弗著;  
梁永安译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4  
ISBN 978-7-5633-7462-5

I. 狂… II. ①霍…②梁… III. 群众运动—研究  
IV. D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987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  
(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)  
出 版 人:何林夏  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  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  
开本:960mm×1 300mm 1/32  
印张:6.75 字数:110 千字 图片:7 幅  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0 001~10 000 定价: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人要求伟大,而又看到自己渺小;  
人要求幸福,而又看到自己可悲;  
人要求完美,而又看到自己充满缺陷;  
人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,  
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。  
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尴尬,  
便产生出一种想象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奸犯科的激情,  
因为他对于那谴责他和让他认识自己缺点的真理,  
心怀切齿痛恨。

——帕斯卡尔《思想录》

他们又拿石漆当灰泥。

——《圣经·创世记》第 11 章

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，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。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，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。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，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，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，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、恐惧、无能得以掩埋。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，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。

自1951年出版后，本书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，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，被译成10余种语言，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。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，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。至今，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、辑录。

作者埃里克·霍弗（Eric Hoffer, 1902—1983）的一生十分传奇，7岁失明，15岁复明，父母早逝，靠自学成就学问。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，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，仍未离开码头，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，因此他也被称为“码头工人哲学家”。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赠总统自由奖章。生平著作超过10部，包括《激情心灵状态》、《变迁的磨难》、《我们时代的脾性》等，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，《狂热分子》是他第一部和最著名的作品。

# 目 录

码头工人哲学家——霍弗其人及其书 / 1

序言·狂热分子的心灵 / 11

第一部分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 / 15

第一章 对改变的渴望 / 17

- 宗教运动、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
- 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速改变
- 投身变革运动的，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
- 怀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有最荒谬的来源：一个口号、一句话或一枚徽章
-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，胆怯的人最好问起门扉

第二章 对替代品的渴望 / 27

- 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、信心、希望、目的感和价值感
- 逃离自我
- 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
- 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，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

### 第三章 群众运动间的可替代性 / 33

- 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,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
- 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,代价也不一定便宜
-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

## 第二部分 潜在的皈依者 / 39

### 第一章 不受欢迎者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/ 41

-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,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

### 第二章 穷人 / 45

- 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
- 自我若是软弱无力,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?
- 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
-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
- 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,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
- 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

### 第三章 畸零人 / 65

- 暂时性的畸零人
- 永久性的畸零人

### 第四章 极端自私的人 / 69

- 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

### 第五章 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 / 71

- 面对无穷的机会时,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

### 第六章 少数民族 / 73

- 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,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,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



## 第七章 烦闷者 / 77

- 在蠢动不安中,人们为改变现状者鼓掌叫好

## 第八章 罪犯 / 81

-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

## 第三部分 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 / 85

### 第一章 前言 / 87

-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

### 第二章 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/ 91

- 通过认同,个人不再是他自己,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
-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,乃是其对抗“现在”的策略
- 任何有效的主义,必须是“违反天性、违反常识、违反欢乐的”
-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,而是让人去信仰的
- 狂热者无法被说服,只能被煽动

### 第三章 团结催化剂 / 119

-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,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
- 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
- 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,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
- “忠实信徒”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,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
- 成功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自身的终结
- “忠实信徒”永远不会觉得完整,永远不会觉得安全。

## 第四部分 始与终 / 157

### 第一章 言辞人 / 159

- 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,自由只是借口
- 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,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
- 优秀者信仰尽失,而低劣者激情澎湃
-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,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

### 第二章 狂热者 / 173

- 如果狂热者是鱼,混乱就是水
- 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,却没有实现的能力
- 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,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

### 第三章 务实的行动人 / 179

- 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
- 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,而在拥有它
- 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,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

### 第四章 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 / 185

- 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,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
- 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
- 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
- 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

## 译名对照表 / 201

## 码头工人哲学家——霍弗其人及其书<sup>①</sup>

埃里克·霍弗(Eric Hoffer, 1902—1983)的一生是个传奇,他终生从事码头搬运工作,直至退休。

他7岁失明,15岁复明,父母早逝,靠自学成就学问,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。但他仍喜欢码头搬运工作,他的许多思想,都是在那个环境中获得启发。因此,他被称为“码头工人哲学家”(longshoreman philosopher)。

霍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,一生写出超过10部作品,《狂热分子》(*The True Believer*)是他第一本书,1951年出版后即被誉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,其风格犹如16世纪散文家蒙田。《纽约客》则将其与17世纪的法国古典作家拉罗什富科公爵(Duc de La Rochefoucauld, 1613—1680)相比拟。其他的批评家也盛赞这本书的冷隽机智与一针见血的比喻。至今,其名言佳句仍不断被引用、辑录。此书在初版的短期内即销售50万册以上,被译成10多种语言,是当时许多大学政治系必读之书。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大量买来送人,并公开引用他的文字。(不过霍弗对此举却说:

---

① 本文由立绪文化编辑部编写。霍弗其人及其书所持观点不同于我们的地方,读者可扬弃了解。——出版者按

“这表示每个小孩都念得懂这本书。”)

关于《狂热分子》这本书,我们可以从它的原书名《忠实信徒:论群众运动的特质》(*The True Believer: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*)谈起。副题清楚说明,此书的主旨是分析群众运动的特质。对“群众运动”一词,霍弗采取最广义的理解,举凡政治运动、革命运动、社会运动、宗教运动、民族主义运动……无所不包,所以你看到他用来举证和议论的例子包括了宗教改革、清教徒革命、早期的伊斯兰教、初期的基督宗教、纳粹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法国大革命、太平天国、印度独立运动、犹太复国运动……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正因为采取这种宏观视野,霍弗可以发别人所未发,把极纷纭的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。正如他在本书卷首开宗明义说的:“本书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共有的一些特征,不管那是宗教运动、社会运动,还是民族主义运动。我并不是要主张这些运动都一模一样,而只是想指出,它们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让它们长得像一家人。”

但何谓“忠实信徒”?就是指作为群众运动中坚的追随者。他们狂热地相信自己的信仰、主义绝对正确,而其他人的信仰、主义则绝对错误。很多群众运动摧枯拉朽的力量,正是来自其追随者这种确定不移的信仰。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,力量亦是源于此。他们不会因为危险而却步,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,不会因为反面证据而困惑,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、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。诚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(Henri Bergson, 1859—1941)所说:“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,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。”

但什么人比较容易成为狂热的“忠实信徒”?群众运动一般是通过哪些方法让人成为“忠实信徒”?“忠实信徒”除狂热以

外,又会表现出什么其他心理倾向?这些,都是《狂热分子》着力剖析的重点。

霍弗会思索狂热分子和群众运动的题材并不奇怪。20世纪前半叶就是一个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,前有俄国的共产革命、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,后有亚、非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。不过,令他终生不懈思索这个课题的,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:他大半辈子都是和那些最适合当狂热分子的畸零人生活在一起的。他对群众运动的思考,大都是从生活中观察而来。

要说霍弗探讨群众运动,还不如说他在探讨人性。如他在书中所说:“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。”“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。”“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,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——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、去恫吓、去撒谎、去凌虐、去背叛的自由。”

又如,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的接触,使他了解“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”。1964年,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,学生喊出:“我们不要研究历史,我们要创造历史。”

霍弗发现,在某种程度上,成人在面对环境的大转变时,其心态犹如少年人,都感觉到一种无着落,前途茫茫,为了生存,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然后再生,其与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心态同质。人不癫狂枉少年,其实正是一种冀望毁灭之后的再生。

霍弗也观察到,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,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。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忙投入的人,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。

由于与劳工生活在一起,霍弗发现美国一般的劳动群众是相当优秀的,他认为美国是由占总人口数60%的劳动民众所创造的,但是他从未看过有哪一本书谈过他们。他对于当时自命清高

的知识分子,反而不信任。

霍弗认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必须对“忠实信徒”的动机和心理有一些认识。“因为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,却不是无信仰的时代。‘忠实信徒’无处不在,他们昂首阔步、列队前进,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,按他们的形象塑造世界。不管我们是打算加入他们还是反对他们,都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特质与潜势。”

《狂热分子》这本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之所以风行半个多世纪,对理解今日世界的处境仍然贴切适用,是否正因为人们失去了自我,使得历史一再重演?

霍弗 1902 年出生于纽约市,双亲是自德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,父亲从事木工。7 岁那一年,霍弗碰到两件伤心事,一是母亲逝世,一是双眼莫名其妙地瞎了,从此由女仆玛尔莎照顾,因为遭遇这些苦难,他从未进学校或受过正规教育。

15 岁那年,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。从此,他如饥似渴地阅读,每天 8 到 10 个钟头——部分原因是他总认为他随时会再瞎。他这种阅读的热忱,终身不辍。

他家附近有一家旧书店,在 3 年之间,他几乎把里面的书读完了。书店的主人对于植物学很感兴趣,这方面的藏书特别多,霍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因此非常丰富。

不过,霍弗第一次到那家旧书店时,立即吸引他注意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白痴》。因为在他失明后不久,父亲说过一句话:“对这样一个白痴孩子,我怎么办?”这本小说他读过十几遍,每次都发现新的意义。在那里他读了拉格诺夫、哈姆生和已为人忘却的德国作家瓦萨尔曼。他喜欢读小说,从小说里,能获得那些他从未经生活知识,如法国的鹅肝酱、闺房和有香

槟酒的早餐，等等。

霍弗的父亲在1920年逝世，但他对1919年女仆玛尔莎离美返德之事却印象更为深刻。他后来虽从未写信给玛尔莎，也不知道她的情况，但有近20年的时间，他对玛尔莎的感情比对任何人都要深。父亲在玛尔莎走后第二年去世，霍弗的感受是：“我自由了。”玛尔莎曾说，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，所以霍弗应该也活不过40岁。那一年他18岁，认为生命已过了近半，不认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。父亲留下约300美元，他便决心到加州去，因为那是穷人去的地方。“我买了到洛杉矶的巴士票，在贫民区下车，一住10年。所以你可以说我是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的。”

起初霍弗只是读书，什么都不做。等父亲留下的钱用光，便到处打零工果腹。28岁那一年，他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。其原因我们无法尽知，也许是因为相信自己40岁就会死，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，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药味道太坏了，一进口就像针刺舌头一般，被他吐了出来。

这事件结束了他在贫民区的生活。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生命的转折点，因而决定离开洛杉矶。

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，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，他说：“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，没有精神病，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，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。”

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，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：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，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。歌德说过一句话：“丧失了勇气，便丧失了一切。”在本书中，霍弗说过，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，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、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。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

于洛杉矶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。

紧接着的10年,也就是整个30年代,霍弗主要在农场打零工。他会和其他散工——大萧条的失业者——从南加州的帝国谷(Imperial Valley)出发,随着一种谷物的分区渐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动,直到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(Sacramento)田野。冬季,到附近山溪去淘金,工作3个月,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。霍弗从未想要去过更有保障但却更多约束的工厂生活。

霍弗在其流浪岁月中,获得了某些关于个体人和群众人的观念。例如,他认为历史是畸零人创造出来的理论,就是在联邦政府所设的一处流动失业散工收容所里领悟到的。收容所里有200人,霍弗发现那些人一半以上有心理或生理上的某种不健全。在这以前,他从未想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,但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和收容所里其他人属于同一类型——都是社会所不需要的人。

“我们大部分都不能够从事固定的工作。不能自律,不能忍受单调、无意义的工作。”霍弗觉得奇怪,这些人并不比一般人无能,他们也颇能容忍,心怀善意,若有机会,难道不能有所成就?

几星期后,他徒步走过一片不毛之地时,得到了答案。他想到如果让收容所里那些人来这里拓荒的话,每个人都可能很高兴。事实上,拓荒者不就是一些畸零人吗?除少数真正喜欢冒险的人以外,拓荒者不都是些不能从事固定工作的人、酒徒、赌徒、逃犯或为社会所摒弃者吗?“如果有机会……他们会成为忙碌的实行家……而一旦尝过有所建树的滋味,他们又会想建树更多东西。”

霍弗明白这些流浪者和畸零人可以变成拓荒者,但也可能转



向另一条负面之路。例如，在德国和意大利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用参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洗净他们“不良分子”的身份。在霍弗看来，30 年代的历史大部分是由这些畸零人缔造的，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历来最专制暴虐的人物，如希特勒、墨索里尼和斯大林。

霍弗开始尝试写作，是拜一位他心仪的作家所赐。“蒙田使我爱词章，在未读蒙田的散文以前，我从未想到过要写东西。”霍弗所写的东西，的确和蒙田的近似：简洁而有韵律，有时杂以警句，但并无闲散之笔。他的长处是敢于作大胆而明确的概括，直捣问题核心。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长时间的剪裁锻炼，组织成为一篇精辟而有分量的文章。

他与蒙田的邂逅纯属偶然。有一次，他又要到山里去淘金。“出发之前，我知道大雪一来就会被困在山里，便在旧金山一家旧书店买了一册厚厚的书。我不管那是什么书，只要页数多就行。我找到一本，封面已经不见了，作者的名字我听也没听过。那书就是蒙田的《随笔集》，是 17 世纪的英译本。被雪困住的那些天，我把那本书读了 3 遍。啊，我多么爱蒙田的文字！我深深地领会到他怎样雕琢每一句话。我生平第一次想到我也许可以写出类似的东西。我从山上下来以后，便到圣华金河谷采棉花。我总是带着蒙田那本书，并随时引用他的话。到了后来，那里的工人一碰到问题，便会跑来问我：“蒙田的意见怎样？”

在其他流动散工眼中，霍弗一定像个怪物。他生性孤独，不喜欢和别人过分亲热，一有空便跑到图书馆看书——差不多加州所有小镇图书馆的图书证他都有。可是他又时常觉得必须找人谈话，找那些工人来听他引述蒙田的话（后来又加上了帕斯卡尔的话），倾吐满腹学问。